

# 俄罗斯文学的“历史热”

刘雅悦

**摘要：**俄罗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俄罗斯文学在题材上呈现出新一轮的“历史热”，致力于书写沉淀过后的历史及其在当下的回响；在流派上，后现实主义继续得到革新与壮大；在与世界文学的相互影响上，俄罗斯评论界更注重以我为主的俄语文学的自信发展及其对世界文坛的吸引力。对历史的珍重、对传统的革新、对世界性的寄望，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整体特点。

**关键词：**俄罗斯文学 历史热 以我为主

2017年是俄罗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在这一特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俄罗斯文坛充满了历史的沉淀与回响。在题材上，俄罗斯文坛出现了继苏联解体以来新一轮的“历史热”，诸多重要的文学奖项授予了以十月革命、苏联成立与解体以及其他俄罗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流派上，俄罗斯后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继续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趋势，这一既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精神遗产、又吸收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崭新风格手法的文学流派，在2017年吸引了更多的作家及文学创作；在影响力方面，2017年的俄罗斯文学评论界更加关注的，与其说是俄罗斯文学的世界性，毋宁说是世界性的俄语文学。珍视历史、革新流派、以我为主的俄罗斯文学，在2017年整体呈现出文化自信的姿态与爱国主义的情怀。

## 一、当代俄罗斯文坛概览

### (一) 各大奖项归属

第十二届俄罗斯国家文学奖——大书奖为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仿照“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俄罗斯文学”的评选口号。本届大书奖于2017年12月12日揭晓获奖名单，一、二、三等奖得主全部为苏联题材的作品。列夫·丹尼尔金（Лев Данилкин）凭借传记体小说《列宁：阳光微尘下的全能主》（*Ленин. Пантократор солнечных пылинок*）摘得一等奖。丹尼尔金自2012年起，用五年的时间阅读了列宁的全部著作和主要传记，并几乎亲自走遍了列宁一生中到过的所有城市和国家，试图在自己的书中塑造一个更加有温度的、令当代人产生共情的列宁形象。因而有评论家称，这本小说“既是人物传记，又是旅行志（每一章都为列宁生活中的一座主要城市所写），又是侦探小说……追踪主人公的奇遇与作者的思想探险是有趣且有益的，不仅如此，书中的描写透过当今时代的棱镜被观察，文本中诸如‘众筹’、‘广场革命’、‘政治单口喜剧’这样的词汇并不显得异类”<sup>①</sup>。二等奖获得者为谢尔盖·沙尔古诺夫（Сергей Шаргунов）的《卡达耶夫：追逐永恒的春天》（*Катаев: Погоня за вечной весной*）。该书是第一本关于苏联杰出的作家、诗人瓦连京·卡达耶夫的传记文学。沙尔古诺夫尽力抛除意识形态的因素，搜集了大量档案文件和回忆录，成功地书写了卡达耶夫不凡的、近乎神秘的一生。作为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卡达耶夫的生活不仅与自己的文学创作紧密交织，更是深深地被卷入了20世纪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沙米利·伊季亚图林（Шамиль Идиатуллина）的小说《勃列日涅夫城》（*Город Брежнев*）获得三等奖。小说以苏联解体前的勃列日涅夫城（现已更名为卡马河

<sup>①</sup> <http://www.libozersk.ru/pages/index/3237?cont=3>.

畔切尔内)为背景,描写了13岁的小主人公阿尔图尔在“世界上最好的国家里的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勃列日涅夫”的生活经历。而随着这座城市在不知不觉间嘎吱作响、摇摇欲坠、继而土崩瓦解,阿尔图尔也在大时代的更替中经历了小我的成长与变革。

俄语布克奖于2017年12月5日揭晓,女作家亚历珊德拉·尼古拉延科(Александра Николаенко)的第一部单行本作品《杀死博布雷金:一次杀人事件》(Убить Бобрыкина.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убийства)出人意料地赢得大奖。《杀死博布雷金》全书仅二百余页,描写青年主人公萨沙·希申耽于回忆的一天。他对学生时代的邻桌女孩塔尼娅和邻桌坏男孩博布雷金念念不忘,尤其是后者的形象在主人公的心里,如幽灵般如影相随。作为俄语文学最权威的非官方奖项,历届俄语布克奖的评选与颁奖都往往会引发评论界的热议与争论。布克奖2016年的得主是现实主义风格浓郁、涉及历史、社会等宏大题材的大部头作品(彼得·阿列什科夫斯基的《要塞》),结果被评论界群起而攻之,被认为该作获奖只是因作者之前累积的声名。于是2017年的布克奖似乎选择了另一端,与上一年正相反——小部头、小格局、短句子,无特别的社会性,主要致力于对主人公的心理刻画。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文学评论家对此次评奖结果不以为然。康斯坦丁·米利钦(Константин Мильчин)在为塔斯社撰写的评论文章中称,处女作即得奖,恐怕不会帮到作家,反而会害了她。因为名声不但会激励人,也会以过高的期待诅咒人。<sup>①</sup>

为纪念和弘扬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传统而设立的亚斯纳亚·波良纳奖将2017年“当代俄语小说”的提名颁予了安德烈·鲁巴诺夫(Андрей Рубанов)的《爱国者》(Патриот)。该作是鲁巴诺夫在五年创作空窗期后的又一力作。新小说的主人公仍然是其上一部小说《准备战争》中的商人谢尔盖·兹纳耶夫。在《爱国者》中,兹纳耶夫步

<sup>①</sup> 详见<http://tass.ru/opinions/4788038>。

入中年，遭遇生活的瓶颈——其所经营的银行濒临破产。然而小说并未止步于对一位性情古怪的银行家的描写，而是着重刻画主人公内心对“一切都是严肃的”那个时代的执念和渴望。兹纳耶夫甚至设计了一款爱国者棉背心，聊以缓解他那莫名的、强烈的对祖国的爱。他的理想，则是回到真正的战争年代，在战火中殉国。

安娜·科兹洛娃（Анна Козлова）的小说*F20*获2017年国家畅销书奖。该书聚焦社会的边缘人物——精神病人，探讨了心理紊乱的人们是如何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并同时不被这个社会所抛弃的。

安德烈·别雷奖则颁给了维克多·佩列文（Виктор Пелевин）的新作*iPhuck 10*。在*iPhuck 10*中，几乎所有当代热点问题都被作者进行了有力、辛辣的嘲讽、解构和重构。其中包括资本、政治正确、女权主义及其批判等概念。佩列文最终在宗教——佛教或一神教的上帝——中归结和重塑了这些概念。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学”奖（Премия «Лицей»）于2017年首次设立和颁奖，奖项名称以普希金就读过的皇村中学为寓意，面向15—35岁的年轻小说家和诗人。首届小说类第一名授予了年轻女作家克里斯蒂娜·盖普汀（Кристина Гептинг）的中篇小说《加上生命》（*Плюс жизнь*）。评委帕维尔·巴辛斯基（Павел Басинский）评价道：“该中篇小说以一位先天感染艾滋病毒的青年的口吻进行书写，细节的处理十分克制。小说不‘施压’，不恐吓。而是娓娓道来。小说甚至就如何与这些人相处给出了建议。”<sup>①</sup>而诗歌类第一名则由青年诗人弗拉基米尔·科索戈夫（Владимир Косогов）获得。巴辛斯基认为科索戈夫的诗是一种新古典主义，是糅合了白银时代的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风格与苏联诗歌风格的一种复兴经典的尝试。

## （二）其他重要作品与事件

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佩列文近两年出版了两部作品，都非常出色。

<sup>①</sup> [www.libozersk.ru/pages/index/3237?cont=1](http://www.libozersk.ru/pages/index/3237?cont=1).

其中*iPhuck 10*获得安德烈·别雷奖，而另一部作品《玛土撒拉的灯：又题秘密警察与共济会的终极之战》（*Лампа Мафусаила, или Крайняя битва чекистов с масонами*）也进入了2017年的大书奖短名单。我国的《中华读书报》于2016年9月曾引介过这本小说。该小说主人公是莫扎伊斯克家的三代人，故事涉及大量历史细节、政治现实、经济斗争和人类学理论，同时穿插地外文明、神话、共济会秘史和监狱文化。<sup>①</sup>

另一位当代著名作家扎哈尔·普里列平（Захар Прилепин）于2017年出版的人物传记《排：俄罗斯文学中的军官与后备军》（*Взвод: офицеры и ополченцы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获俄罗斯历史文学体裁的奖项——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奖第一名。普里列平采取了作家传记写作的特殊角度——俄罗斯文学史与战争史的糅合，书写了在俄罗斯历史上不同时期服役、参战过的作家——如恰达耶夫、杰尔查文、希什科夫等人的往事。

过去一年中令人瞩目的文学作品还有米哈伊尔·基格拉什维利（Михаил Гиголашвили）的小说《神秘的一年》（*Тайный год*）。该书同时入围了大书奖和布克奖的短名单。作品聚焦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专制君主伊凡四世在1575年——这一特殊而神秘的年份中的经历。在这一年，伊凡四世脱离了公众的视线，一整年都过着隐居生活。基格拉什维利借此小说探讨伊凡雷帝残酷统治的原因，在刻画人物心理的同时，也颇有以史为鉴的意义。

2017年俄罗斯图书出版业和民众阅读情况形势喜人：2017年上半年俄罗斯图书出版量较上一年同期增长20%；无读书习惯的俄罗斯人减少12%；经常且规律阅读的俄罗斯人则增长了15%。俄罗斯人对于文学的热情与关注同样体现在大型的文学活动中。莫斯科国际图书展、红场图书节、“阅读奥涅金”等诸多大型活动在2017年如期成功举办。同时，2017年的俄罗斯文坛也经受了巨星的陨落：诗人叶甫盖尼·叶夫

<sup>①</sup> 详见《维克多·佩列文出版小说新作〈玛土撒拉的灯：又题秘密警察与共济会的终极之战〉》《中华读书报》，2016年9月28日，第04版。

图申科、作家丹尼尔·格拉宁、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等人离开了人世。

## 二、新一轮的“历史热”

### （一）十月革命的回响

2017年12月17日，俄罗斯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帕维尔·巴辛斯基在《俄罗斯报》发表了评论专栏——《2017总结：我们，俄罗斯人，似乎注定要以历史为生》。在文章中，巴辛斯基阐明了当下俄罗斯社会思想正在发生的一种重要转向：“我感觉，当今另一种转向正在发生。我们以历史且仅仅以历史为生。”<sup>①</sup>

从某种程度上讲，俄罗斯社会思想很容易出现否定历史、摆脱历史的倾向：从彼得大帝大刀阔斧、全盘西化的改革；到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对俄罗斯历史与文化惊世骇俗的批判——“我们仅仅生活在界限非常狭隘的现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置身于僵死的停滞之中”<sup>②</sup>；再到苏联解体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俄罗斯人对于整个苏联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的嘲讽与解构……然而这些思想又每每会发生朝向斯拉夫文化传统、朝向俄罗斯历史根基的坚定回转。巴辛斯基如今发现的正是这种转向：更多的俄罗斯人不再选择逃避和否定历史——尤其是十月革命及其所塑造的整个苏联历史，而是决定正视这段历史，将其作为自己的生活乃至民族生命的重要支点。

显然，十月革命百年之际，这种转向愈发清晰可见。十月革命、列宁、苏联、共产主义……这些在俄罗斯历史长河中最晚近鲜活、又最暧昧不明、充满争议的概念，回响在每个俄罗斯人的心头。巴辛斯基点出了当代俄罗斯人在回溯这段历史时所经受的困惑与不安：“我们在1917年到底做了什么，当时需要这么做吗，我们做过的事情正确

<sup>①</sup> Павел Басинский, 2017, *Итог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7.12.2017, Общество.

<sup>②</sup> [俄]恰达耶夫：《箴言集》，刘文飞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页。

吗，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做会怎样。”<sup>①</sup>而似乎，这种焦虑是别国人所无法体会的。巴辛斯基举了法国人的例子，认为法国人对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仿佛并没有像俄罗斯人对于在1917年所发生的“俄国大革命”这般暧昧。尽管攻陷巴士底狱的历史真相并不是那样毫无争议，但当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法国人欢庆并纪念。直至今日这一天仍被铭记为法国国庆日。而俄罗斯人越是困惑不安，越是渴望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表达和解释。在2017年，这种“历史热”的情绪达到了一个高潮。巴辛斯基无不幽默地断言：“您问一个大街上的普通人：当下在科学、艺术和文学领域正在发生什么？他只会摆摆手。您问他关于列宁，斯大林，尼古拉二世……他会揪着你的外衣扣子，开始说啊，说啊，说啊。在没统统说完之前绝不松手。如果您问问伊凡雷帝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sup>②</sup>

可见，当今的俄罗斯人迫切地感到，历史需要被言说、被书写、被思索、被安放。这也是为什么在2017年的俄罗斯文坛中，苏联题材、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sup>③</sup>应当说，它们不是简单的应景之作，而是反映了俄罗斯人内在的精神需求。这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包括：以十月革命和列宁生平为背景的、列夫·丹尼尔金的《列宁：阳光微尘下的全能主》；苏联作家卡达耶夫的传记、谢尔盖·沙尔古诺夫的《卡达耶夫：追逐永恒的春天》；以苏联解体时期勃列日涅夫城为背景的、沙米利·伊季亚图林的《勃列日涅夫城》；以苏联解体时期塔吉克斯坦国内战争为背景的、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的《扎哈克》；以20世纪70年代苏联贝加尔地区为背景的、奥列格·叶尔马科夫的《不怕蓝胡子》；以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哈萨克斯坦为背景的半虚拟历史小说、奥莉加·布列宁格的《苏联没有阿得拉》；以“二战”时期苏联为

① Павел Басинский, 2017, *Итог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7.12.2017, Общество.

② Ibid.

③ 这样的势头在2016年的俄罗斯文坛便已见端倪。详见孔霞蔚：《留住记忆——回眸2016年度俄语文学》，《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7年第6期，第58—70页。

背景的虚拟历史小说、叶莲娜·奇若娃的《汉学家》；梳理俄罗斯文学史与战争史的人物传记、扎哈尔·普里列平的《排：俄罗斯文学中的军官与后备军》；聚焦伊凡雷帝的专制统治及其心理历程的、米哈伊尔·基格拉什维利的《神秘的一年》等。这些作品不仅在各类奖项评比中斩获多项殊荣，也在俄罗斯民众中引发了广泛的阅读热潮。

## （二）新旧“历史热”的不同

俄罗斯文学上一轮如此热烈的“历史热”，是在苏联解体前后。然而彼时的历史热与此时的历史热在诉求和指向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一定意义上，新一轮的历史热正是对旧一轮历史热的反拨。对比和理解这两轮历史热的不同，方能更好地把握巴辛斯基所关注的当下这种社会思想转向的特殊意义。

20世纪80至90年代，在苏联解体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文坛出现了“填补历史空白点”和“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浪潮。以“历史热”为表现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批判运动将否定的矛头指向了列宁、斯大林直至整个苏联历史。大量以历史为题材的、揭发和斥责苏联阴暗面的文学作品潮涌而出，同时鱼目混珠。不少作品带有明显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这些作品致力于填补、清算苏联历史，揭露这段历史的不堪与可憎。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的《穿白衣的人们》等作品大量出版并受到热捧。诚然，俄罗斯文学旧一轮的“历史热”不乏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僵化等问题的反思与批评。但同时，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人对历史的态度——对苏联历史的厌弃感与割裂感蔓延于整个解体后的俄罗斯思想中。

然而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披露事实、抒发愤懑。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理应有更宽厚的诉求和更深远的指向。巴辛斯基所言的思想转向的发生，是必要且必然的。2010年12月，普京在一次谈话中说：“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是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

联，谁就是没有头脑。”<sup>①</sup> 这句在当今俄罗斯几乎被奉为格言的话，反映了新时期俄罗斯思想中历史观的转向。在上一轮“历史热”中，一些人仿佛只有头脑，没有良心；再早些时候的部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又仿佛只有良心，没有头脑。而同时保有赤诚的良心和清醒的头脑，同时怀揣对历史的珍重和对当下的审度，是当今俄罗斯文学、俄罗斯社会思想所试图做到的。

如此，在2017年新一轮的“历史热”中，俄罗斯文学致力于书写沉淀过后的历史及其在当下的回响。年度大热《列宁：阳光微尘下的全能主》透过的不仅是当代的棱镜，更是列宁时代，以及更久远的俄国东正教历史的——如此三重棱镜——来回顾和解读列宁的一生。小说的题目颇值得玩味。“阳光微尘”取自列宁《哲学笔记》中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在1915年的笔记中写道：“关于灵魂（душа），毕达哥拉斯派认为，‘灵魂就是阳光中的微尘’。”<sup>②</sup>“全能主”则是东正教圣像画中基督圣像的一种重要类型。这种圣像在俄罗斯又简称为“救主”像。“这不是人世间的软弱的受难的基督，而是第二次降临的有权力有荣耀的救主基督。这反映了早期基督教的末世论倾向。”<sup>③</sup>显然，小说作者试图用灵魂、辩证法哲学<sup>④</sup>、救主、末世论等思想概念对列宁的形象做出纵深的解读。2017年12月25日，在接受俄罗斯社会电视台（ОРТ）采访时<sup>⑤</sup>，列夫·丹尼尔金详细阐释了自己作品中列宁形象的两大特征：首先，列宁作为资本主义末世的救主，对彼时的俄国人民而言即可视为基督弥赛亚的替身；其次，列宁不仅是“有权力的救主”的复刻，而更是一位有灵魂的且对灵魂问题有着深入兴趣的活生生的人。而如何看待这一灵魂，正如如何看

① Путин, Кто не жалеет о распаде СССР, у того нет сердца,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16/12/2010, Политика.

② 《列宁全集》，第5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9页。

③ 徐凤林：《东正教圣像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4页。

④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被认为是西方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奠基者。

⑤ 详见 <https://otr-online.ru/programmi/prav-da/novogodnii-stol-cena-prazdnika-76944.html>。

待阳光中的微尘一般，理应是辩证的、充分考虑光明与阴影间的对立统一的。正因为此，丹尼尔金认为，“阳光微尘”是“对列宁辩证法很好的隐喻”。

进而，列夫·丹尼尔金直言，以“列宁是蘑菇”的谣言为代表的苏联解体前后对于列宁的种种轻视嘲讽，需要得到反拨与超越。对于这一复杂、深刻、非凡的历史人物，任何偏颇而简易的神化抑或妖魔化，都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从俄罗斯读者的反馈来看，《列宁：阳光微尘下的全能主》一书成功唤起了俄罗斯人对于这段历史的正视与尊重，有读者坦言：“我对于布尔什维克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直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改变了对列宁的憎恨，而转为对他真挚的敬重。”<sup>①</sup>丹尼尔金期待，同样的辩证思考与共情理解也可以发生在对于斯大林等其他苏联历史人物的态度上。

在2017年的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中，都可见出丹尼尔金所提倡的这种历史观。无论是沙尔古诺夫的《卡达耶夫》，还是伊季亚图林的《勃列日涅夫城》，都不再对苏联采取全盘否定的清算态度，而是以更加温和克制的笔触，“超越了全盘否定，一味的决裂；已然进入对历史的回望，对故园的追思”<sup>②</sup>。而这，也是近年来俄罗斯文坛中“后现实主义”流派的显著特征。

### 三、后现实主义的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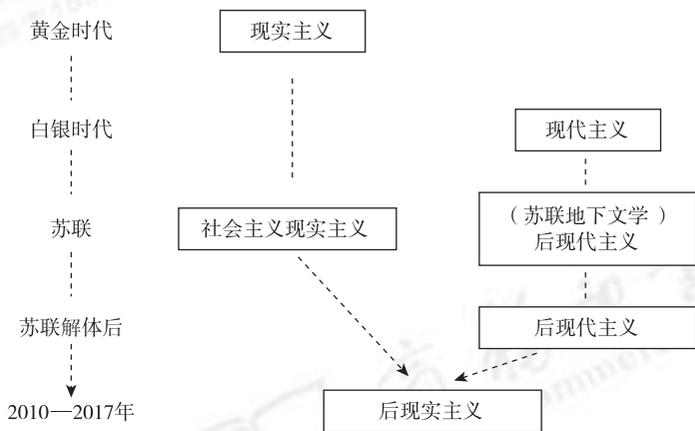
#### （一）从后现代主义到后现实主义

在2017年的俄罗斯文坛，与题材上的“历史热”相呼应的，是于2010年前后发展成形、并在2017年呈现出繁荣势头的俄罗斯后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后现实主义文学’，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当代俄罗斯文坛上，坚持并发扬俄罗斯文学素有的丰厚的现实主义的美学传统之基

<sup>①</sup> <https://otr-online.ru/programmi/prav-da/novogodnii-stol-cena-prazdnika-76944.html>.

<sup>②</sup> 周启超：《“后现实主义”——今日俄罗斯文学的一道风景》，《求是学刊》，2016年第1期，第26页。

基础上，充分吸纳‘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成就之后，而发育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sup>①</sup>换言之，“后现实主义是那些既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实质、又吸纳了一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因素的文学倾向。”<sup>②</sup>后现实主义流派的“后”，既是指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流派之后，又是指苏联后期及解体以来的后现代主义流派之后。因而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当代的后现实主义文学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双重超越”<sup>③</sup>。而这种超越，又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俄罗斯后现实主义所沿袭、发展、并整合的两脉流派，最终可以向上追溯到19世纪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传统。我们可以用下图来描述这些流派的承袭关系：



在近年来兴起的后现实主义流派中，俄罗斯文学的两种最伟大的传统在交汇、复兴、共同得到继承与超越。较之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它从后现代主义那里汲取了文字风格和表现手法上的鲜活的生命力和

① 周启超：《“后现实主义”——今日俄罗斯文学的一道风景》，《求是学刊》，2016年第1期，第21页。

② 侯玮红：《将西方文论与俄罗斯文学对接——俄罗斯文化评论家利波维茨基访谈》，《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5期，第91页。

③ 周启超：《“后现实主义”——今日俄罗斯文学的一道风景》，《求是学刊》，2016年第1期，第20页。

创造力，从而克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常见的思维定势；而较之苏联解体后一度风靡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它发扬了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坚实传统，更加言之有物，坚信最高精神本质的存在，从而克服了后现代主义可能陷入的虚无主义陷阱。随着俄罗斯文学风潮从后现代主义向后现实主义的转向，逐渐生发出解构后的重构、对立后的统一，新生的流派在众声喧哗、建构他者的同时，并没有丢弃关乎本原的形而上思考。这也是为什么“后现实主义”在本质上的落脚点仍然是“现实主义”，它最终所致力于的，仍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对永恒存在和神圣人性的不懈探求。

## （二）“革命”与“革新”

据俄罗斯REGNUM通讯社于2017年12月31日报道，由众多俄罗斯知名作家、语言学家、记者、文化学家和哲学家共同评选出的俄罗斯2017年的年度词汇为“革新”（реновация）<sup>①</sup>。俄罗斯人在纪念“革命”（революция）的年份，评选出“革新”（реновация）作为年度关键词，多少有些意味深长。革新既是破旧立新的积极动向，又不似革命般极端激烈、摧枯拉朽。以民族性格的极端性闻名的俄罗斯人，似乎在2017年也开始试图寻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中庸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后现实主义文学即是这样一种既继承又超越的“革新”文学。这一流派也成为2017年俄罗斯文坛中的主流。《杀死博布雷金：一次杀人事件》一方面被认为是“某种滑稽剧、漫画和对多种文学风格的交叉模仿。很难称其为小说”<sup>②</sup>，另一方面又以坏男孩博布雷金隐喻普遍的恶，并借此表达“杀死恶”的形而上需求；国家畅销书奖得主《F20》以及中学奖得主《加上生命》均聚焦社会边缘人物的生活经历及其精神世界；佩列文在*iPhuck 10*中以纯熟的后现代手法近乎解构了一切当代流行的思想概念后，又将这种当代性收归于一神教上帝的思想框架内；《列宁：阳光微尘下的全能主》更称得上是后现

<sup>①</sup> 详见<https://regnum.ru/news/2362119.html>。

<sup>②</sup> [www.libozersk.ru/pages/index/3237?cont=3](http://www.libozersk.ru/pages/index/3237?cont=3)。

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写作手法和体裁上的混杂多元掩盖不了其精神内核的统一，尤其是该作对于苏联历史不再“革命”式地一概清扫，而是“革新”式地去伪存真，如此更加温情脉脉的态度，不由使人联想起被誉为“后现实主义文学的标本”<sup>①</sup>的《图书管理员》（2007年）一书。该小说的作者米哈伊尔·叶利扎罗夫借主人公阿列克谢之口抒发了对于苏联历史的回望与追思：“苏联就像一个本性善良的人，由于生活的艰难，他没能展示出自己所有的潜能，但你不能因此而怪他，他又有多大的错呢？”<sup>②</sup>

鲁巴诺夫的《爱国者》同样是一部后现实主义风格浓郁的小说。小说中主人公对“一切都是严肃的”那个时代的怀念，及其对伟大战争和战死的渴望，反映出主人公对重生的向往，而为此他甚至不惜通过死亡来达到。显然，“一切都是严肃的”时代，对应的恰是一切都不再严肃，“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性及与其一脉相承的后现代的困局。当解构和弥散的狂潮退却，至少在鲁巴诺夫的主人公那里留下的不只是虚无，而是末日大火清洗过后，重生的黄金时代及其严肃而宏大的时代精神。这也是为什么评论家帕维尔·巴辛斯基盛赞道：“我认为《爱国者》是今年最杰出的小说，也是近十年最杰出的作品之一。鲁巴诺夫给予了我们新的当代英雄，而这对于小说而言是很重要的。”<sup>③</sup>

#### 四、俄罗斯文学的世界性？

在2017年，俄罗斯文学也与世界文学进行着积极的互动。在莫斯科国际图书展、圣彼得堡奇幻文学展等诸多大型文学活动上，俄罗斯

① 详见周启超：《“后现实主义”——今日俄罗斯文学的一道风景》，《求是学刊》，2016年第1期，第25页。

② Михаил Елизаров, *Библиотекарь*. Москва: Ad Marginem, 2007, с.438.

③ [www.libozersk.ru/pages/index/3237?cont=2](http://www.libozersk.ru/pages/index/3237?cont=2).

作家与世界各地的作家——其中包括乔治·马丁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大师——展开了充分的互动交流。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11月举办的莫斯科诗人双年展，专门以中俄诗人交流作为专题，包括韩东、于坚、杨炼等十三位来自中国的诗人赴俄参展。俄罗斯文坛对此次活动反响颇丰，多数评论家认为这反映了俄罗斯与伟大的东方邻国进行文化交流的积极意向与行动。但仍有评论家，如列夫·奥柏林（Лев Оборин）直言，俄罗斯诗坛与中国诗坛还是缺乏相互的了解，“有点像与外星居民的交谈，无论是在外在的相识，还是深入的阅读时。”<sup>①</sup>

关于2017年俄罗斯文学的世界影响力，俄罗斯诗人、作家、文学史家伊戈尔·维什涅维茨基（Игорь Вишневецкий）为在俄罗斯当代艺术文化领域颇有名气的网站 Colta.ru 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多有论述<sup>②</sup>。总的来说，维什涅维茨基认为2017年俄语文学的世界性影响表现为以下两种现象：其一，Facebook 成为很多俄罗斯作家发表作品的平台，其中就包括今年的布克奖得主。这使得大量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甚至在未经发表之前就拥有了世界性的广泛受众。其二，越来越多的外国作家开始主动选择用俄语进行写作。在2017年广受好评的小说《苏联没有阿得拉》是德籍俄裔女作家奥莉加·布列宁格（Ольга Брейнингер）的处女作。布列宁格自觉地选用俄语写作，却在身份认同上一直强调自己是德国人，并在该小说中糅合了德国古典文化中浮士德的无畏、冒险精神。而爱沙尼亚著名诗人杨·凯普林（Ян Каплинский）也继续转用俄语创作诗歌。凯普林继2014年创作俄语诗集《蝴蝶白夜》后，于2017年创作了又一部俄语诗集《韦格纳的微笑》。维什涅维茨基高度评价这些事件，认为这些文坛新现象说明，一流的俄语作家不仅在俄罗斯国内，也在国外，一起推动着俄罗斯文学向前发展的事业。“十分明显的是，我们的文学，以及写就她的语言，保有巨大的、可以作为面向未来的构想的吸引力。”

<sup>①</sup> [www.colta.ru/articles/literature/16994#oborin](http://www.colta.ru/articles/literature/16994#oborin).

<sup>②</sup> 详见 [www.colta.ru/articles/literature/16994#vishnevetskiy](http://www.colta.ru/articles/literature/16994#vishnevetskiy)。

通过维什涅维茨这篇爱国主义情绪激昂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评论家就俄罗斯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相互影响上，更注重的不是俄罗斯文学与世界的接轨，而是世界文学向俄语的靠拢。换言之，在世界性这一命题上，当今俄罗斯文坛关注和谈论的，与其说是俄罗斯文学的世界性，不如说是世界性的俄语文学。此二者间定语与主语的关系，反映出俄罗斯-世界这一对话关系中我-他的地位。毫无疑问，当今的俄语文学不甘心偏安一隅，而是希望能够引领和见证世界文学未来的走向。2017年俄罗斯文坛所具有的以我为主的使命感和普世意识，放置于俄罗斯文化的整个历史中来看，也可以看作是对自“第三罗马”思想以来源远流长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一种潜在呼应。

## 结 语

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列宁：阳光微尘下的全能主》、《卡达耶夫：追逐永恒的春天》、《勃列日涅夫城》、《杀死博布雷金：一次杀人事件》、《爱国者》、*iPhuck 10*、《排：俄罗斯文学中的军官与后备军》、《神秘的一年》等一大批优秀作品涌现；作家们也可谓群贤毕至，既有佩列文、普里列平、沙尔古诺夫、杨·凯普林等成名已久的作家们笔耕不辍，又有列夫·丹尼尔金、亚历珊德拉·尼古拉延科、克里斯蒂娜·盖普汀、奥莉加·布列宁格等新锐作家们一鸣惊人。这些作品和作者们在2017年一同推动了俄罗斯文学新一轮的“历史热”，促进了后现实主义流派的繁荣壮大，见证了俄语文学的自信心及其对于世界文坛的吸引力。

此间繁多作品中最打动笔者的文字，是杨·凯普林在诗集《韦格纳的微笑》中饱含深情的诗句“俄语我多么欣喜你在这里/使我能有避难所能有喘息之地/深深地呼吸”<sup>①</sup>。它不仅抒发了这位爱沙尼亚诗人对

<sup>①</sup> [www.colta.ru/articles/literature/16994#vishnevetskiy](http://www.colta.ru/articles/literature/16994#vishnevetskiy).

于俄语文学难以割舍的深厚情结，也不由得令人想起屠格涅夫在《俄罗斯语言》一诗中的名句——“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与支柱，啊，伟大的、强大而公道的、自由的俄语！”<sup>①</sup>以及拉斯普京在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的抒情插句——“当你心中响起俄语时……有了它就有其他的一切，而没有它就无法保存最真诚的激情。”<sup>②</sup>不论是有意致敬，还是异曲同工，透过这诗句，我们皆可以感受到，俄罗斯文学、抑或更为广义上的俄语文学，背靠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扎米亚金、普拉东诺夫、拉斯普京等人的伟大传统，似乎在当代格外生机勃勃。

① 童道明：《阅读俄罗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6页。

② 同上书，第17页。